

# 我的 曲奇之恋

立立成 著

小城青年的大都市奋斗记  
一代八〇后的青春与梦想



西苑出版社  
XI YUAN PUBLISHING HOUSE

# 我的曲奇之恋

立立成 著

小城青年的大都市奋斗记  
一代八〇后的青春与梦想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TSINGHUA UNIVERSITY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我的曲奇之恋 / 立立成著 . — 北京 : 西苑出版社 ,  
2016.8  
ISBN 978-7-5151-0598-7

I . ①我… II . ①立…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 2016 ) 第 141947 号

## 我的曲奇之恋

---

著 者 立立成  
责任编辑 李 涛  
出版发行 西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利泽东二路3号  
邮政编码 100102  
电 话 010-88637120  
传 真 010-88637120  
网 址 [www.xiyuanpublishinghouse.com](http://www.xiyuanpublishinghouse.com)  
印 刷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10毫米 × 1000毫米 1/16  
字 数 300千字  
印 张 21  
版 次 2016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51-0598-7  
定 价 36.00元

---

( 凡西苑出版社图书如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 本社邮购部负责调换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目 录

- 区区小生之歌 / 1
- 第一章 有男怀春 / 4
- 第二章 一见倾心 / 44
- 第三章 再见钟情 / 89
- 第四章 在别人的婚礼上泡妞 / 146
- 第五章 不艳不遇 / 178
- 第六章 一切皆有可能 / 231
- 第七章 香油 PK 洋葱 / 248
- 第八章 曲奇不是饼 / 267
- 第九章 请你听我说爱你 / 287
- 第十章 种爱得爱 / 315

## 区区小生之歌

我们这八〇后一代  
多亏赶上了好时代  
小时候爱吃点小菜  
上学时会耍些小赖  
长大了非得耍小帅  
找工作偶尔会小拽  
中年了勉强发小财  
结婚吧赶紧生小孩  
总是想着一鸣惊人  
不到万不得已发挥不出来  
日子一天一天过得很快  
一眨眼人生真的很无奈  
美丽的花儿在春天开  
美好的年华等别人睬  
可怜我蜷伏起来等爱  
我这个人一点都不呆  
可是春天她迟迟不来  
我只好悄悄地把她怀  
我像一只蚰蚰  
我不重要  
我只想叫一叫

何必喂！啰！呃！哦！嗯！噢！喔！啊！

曲奇不是饼

黄油不是油

奇迹——奇迹

惊人——惊人

真奇事呀

真奇事

我像一只蚰蚰

我不重要

我只想叫一叫

了了了了了

得得得得得

我叫张在春，从小到大，我一直很有表达的欲望，只是没有一次表达好的！

我一直想挑战自己，只是一直都没有勇气。

我一直想干点什么证明自己，只是一直都没想明白。

我一直有一个梦想，只是梦想一直没有到来。

我一直想买房，只是房价一直离我一步之遥。

我一直想结婚，只是一直遇不到合适的姑娘。

一直一直一直一直下去……

直到不再只是。

……

## 第一章 有男怀春

### 1

一辆 Q 版蓝色奇瑞独树一帜，在车流中隆隆慢驶，车内节奏布鲁斯轰轰伴奏着，一个朋克打扮的男人双手把着方向盘，一边说唱一边小范围摇摆着。

阿 Q 车是手排，力气小点根本换不了档，一上六十就叮铃咣啷乱响，生怕开散了。

发动机也配合似的合着节拍抖动着，人与车居于边塞边动的马路上，依附着森密的高楼边，欲走越停，遇停预走……

这个哼哼唧唧自编自唱的男人就是我——张在春，我的人生就是无数个故事和事故，开心就是故事，比开心更开心就是事故。我只看 1983 年版《射雕英雄传》，宁可翻书不上 Google（百度除外），写字不允许倒笔画，吃方便面掰碎了干吃，坚决不听周杰伦，喜欢吃苹果咬一口，咬住不放再吸一口，永远不会把手机放身上，永远把最喜欢吃的东西放在最后吃，满脑子想法却一个也无法准确表达出来的一个人，常常超出生活的常规，在平凡中努力探求事物的核心。

很多事都介于不说憋屈和说了矫情之间，这一切铸就了我三十三岁依然保持零极限恋爱记录的成果，庸庸碌碌使我像一只蚰蚰。我不重要，我只想到处叫一叫；我又总是想着一鸣惊人，可是不到万不得已发挥不出来。幸好单身遇上微信。

我不能容忍自己的人生就是个熊样！

我相信：自己会有一个奇迹。

越是不可能，越是想象另一种可能的生活。

自从微信像个不离不弃的朋友一样闯入我的生活，你围着她，她让你

有意或无意介入别人的圈子。工作、旅游、吃喝玩乐的图片满天飞，越丰富越空虚得令人预见未来般无力撕扯现状，这年头做一件不靠谱的事情是多么的靠谱，导致我总是幻想做一些别人无法想象的事情，比如今天。

终于有一天的今天！

今天的这一刻是我人生中的一个重要时刻，在接下来的事件中，我的平静生活注定要被意外所改变。

不平静发生在一如既往的一个早晨。

此刻，蜚夏九点的阳光已经白亮亮地晃人眼了，一幢幢接天立地的高楼，从上而下远看像一片茂密的钢铁杉林，格子高楼外唯一的细致是楼顶端那一捧深远的阳光，这时犀利的光足以让每一个暴露在外的人们身上炙热着。

这道光偏巧烤着我的黑色公文包，瘪扁的包正揣着我最后一次给领导做的重要汇报，它就像一只身负重任的大兽一样光荣地趴在副驾驶座位上。

第十二个路口，左一转，再右一转，上周是，上上周是，上上上周还是，我每天都在同样的蚯蚓路线中期待突变的人生。正当阿Q车规规矩矩重复昨日的轨迹驶入目的地的时候，公文包一抖一抖耸动着身体。

我一边踩刹车，一边打开包，摸出颤抖不停的手机。

“喂！知道你在开车，你听着就行，妈让杜坤给你做的最后努力已经有眉目了，你等人家消息就行，就这么说啊，挂了！等等，以后开车不许打电话，挂了！”

“嘟嘟嘟……”

张妈妈一直操心我的终身大事，用她自己的话说那是张家头等重要的大事啊，我这一生对她来讲有N个张家头等重要的大事，归纳一下：读书、上大学、找工作、谈对象、结婚、生孩子，谁让她是她说十句也不能让你插一句的我的张妈妈呢！

张妈妈就是我妈，我习惯这么喊，是因为我就是个嘴上叫着生心里觉得熟的人。从小和她说话我就没有机会插嘴，不是我不插，是她说完了，我想说的还没说出来我就不想说了。我从来没有机会告诉她，我喜欢那种虽然远隔万里，但始终放心上的感觉，爱一个人不一定要得到她，但一定要她幸福。

张妈妈不知道，我心里有个千千结，否则，她会在我的千千结上再打

一道结！

可是现在突然感到自己已经进入张妈妈设定期限的最后时刻，冬期限定，逼婚将近，可那个她呀！你在哪里啊？

我像只在夏天里却仍旧怀念春天的蚰蚰，我不想叫，叫了就要被捉；我不能不叫，不叫就要闷着。我不重要，我只想叫叫。

为什么哪里都没有停车位了？！

仅有一个位置空着，没有人停，因为别人觉得停不了，一个不规则四边形空位的两边别扭地分停着两辆豪车，我使出势如破竹的“崩”力量，于是阿Q车战战兢兢地把自己QQ的身躯挪进狭小变形的空间里。

开车门，第一眼你会看见我被发胶胶起的头发，然后看见超大慵懒的不规则衬衣、窄身柳丁牛仔裤，总体而言，你看到的就是一个鲜艳、简洁、街头的朋克风，我就是你可能见过却没想过，可能想过却不知道见过的那种人，幸存在这小人物大事件的时代，不痛不痒地活着，时而装成熟，时而装嫩，今天主要还是装嫩，一般在社会里沉溺着，偶尔潜水，多数是伸头挨打。

我左脚迈进这曾经是青春安身立命之所的地方，此刻的右脚却颇有“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的感慨。

这是一个简称X大的地方。“爱克死”表示我知你不知，你们可以猜，猜对了你们还是不知。

一处小路搭着一处房子，树荫像遮阳棚，四周即使在盛夏也能绕着一丝清凉，学校大都这样静谧远离尘嚣。

沿着路转过几栋不高的楼，尽头一栋灰褐色立面的房子像一团揉僵了的面团，硬板着有好些年头了。

就是这么一幢不朽的楼，让我一草芽菜甲从一千里以外踉踉跄跄地耗费二十二年奔赴这儿，从此我大号青春的八年时光献给了这座城以人民广场为中心的方圆不足三公里的地方。然后每天我都手捧报纸盼望着发生点什么，好让我这有点英雄主义情结的人不为平庸所困，接着我等到了今天，天天低头看手机……

进到楼内更如深山般阴凉，过去一年一年的情景幻影憧憧地在我脑海中印过，从本我、自我到超我，从被欺、欺人到自欺，往事历历在目。

继续往前走，把自己想象成小超玛丽，不管大坑小坑，遇到坑只管跳。我要跳进的目的地是一个挂着“校长办公室”牌子的门前。

这一刻，我注定不能当教授。

幸福就在坑的彼岸，相隔不过数米，中间却是万丈深渊，敢跳过去吗？怕吗？耳边忽闪钟跃民的话。一定敢跳！因为他怕的不是粉身碎骨，而是心怀激情却不得不终身孤独。

我咳嗽一声，清清嗓子，正准备敲门的时候……

手机又煞有介事地抖了起来。

“是我！看在你妈的份上，这可是我最后一次挽救你的机会了，你把握住咯，晚上七点王子厨房见，按我的标准，没有三千估计你出不来！”

电话里头跟我咆哮的人是我的出窠兄弟杜坤，从小到大和我亲得跟穿同一条内裤的兄弟似的，如果从我的这帮朋友中非得精心挑选出十大棒老二青年，如果我排第一，他就得排第二，中学的时候他和别人打赌骑车，不会骑自行车，偏逞强还骗我说会骑，不但把我唯一用来向女生炫耀耍帅的资产摔坏，自己也摔碎了半颗门牙。我们总是觉得自己就是最棒的，却又总是做出傻事，所以青春期我们谁也没嫌弃谁。

这会儿我还没工夫去想晚上的事，正仰着脑袋琢磨着一个精彩而又荡气回肠的开场白，脚尖往前一步刚点地，手机再次没完没了地震动起来，节骨眼上，这回又是谁？

“猜猜，我是谁？”

那头屏声憋气，故弄玄虚。

“别玩我了，开会呢，有事说事，没事挂电话！”

我压低嗓子闷喊一句。

“没劲，好事到嗓子眼了，都被你一句话噎回去了。”

平时吧，请他们都不来，我这心正闹着发慌呢，他们倒好，不请都来了！

“承蒙抬爱，我真的在办一件十分要紧的事，办完了给你电话，行不？”

“行，哥们就等你这句话。”

关键时刻，我才发现苹果手机真是世界上最好用的手机，不到万不得已发挥不出来疯，我没事的时候它不响，我有事的时候它响个不停，像是了解我疯了似的。

匆匆挂了电话，我手里拿着一份报告恨不得马上穿越了那道门。

却不知怎地，那门“吱呀”一声自己开了，吓了我一跳。

“进来吧！”校长忽然微带打量地把着门。

他肯定还不习惯我这身打扮，蹙额、皱眉，充满疑惑的表情。

顿时，我觉得自己像被炸的臭豆腐——外焦里嫩！

待他归位，我毕恭毕敬地递上了我的报告。

于是，眼前这位胖精的两眼突然微闪了一下，却又很快恢复了它浅薄出神的光彩。

我合着双手只等他发话。

他却沉默了一会，凝神望了我一眼。

毫不夸张地说，我做梦都在寻思着这一刻啊！我在想他是不是在想我这最多二两的讲师凭什么到他这一斤的地方来撒泼。

我今天是必须的，这种报告做到这份上就得往大头挑。

后来，他却怔了怔，毫不夸张地“啊”了一声：“什么？辞职报告！年轻人，你想清楚了没有啊？”

接着在他的胖脸上挤出细巧的微笑，问：“你就是唱歌唱得很好的那个老师？”

“呵呵，不到万不得已我唱不好。”

“为什么呢？啊？阿……嚏……”他顿顿语气问，“为什么辞职呢？”又是惯性问题。

任凭我几年来是怎么想象这一幕的到来，关于辞职的理由，我可是有勇气，有想法，不到万不得已，说不出来的。这节骨眼上，我突然想到蛤蟆倒旋的情形，我们老家管比鬼还精的青蛙叫蛤蟆，它受人追捕跳下水去之后不是往前游而是往后旋，这时人们以为它是往前钻，结果就抓不到了。

“找——感——觉！”我一字一字清爽地说。我都佩服我自己能这么一说，我也不清楚自己的脑瓜子是不是核泄漏了。

他愣了愣，面色酱紫，咳嗽似的呛了一声，估计是被我“核”到了，像鸭子听雷一头雾水般地严肃问道：“找啥感觉？”

“您见过跑马场上跑驴子的吗？就这感觉。不可能的感觉呗！”话一出口，我自己都忍不住“噗嗤”一声笑了。

校长闭着嘴板起脸，转而假意关心似的打趣说：“你就是那个还没找到对象的张老师吧！”说着嘴角又浮起一丝笑意，“有人说你长得像黄渤！”

我虽没听出来这话啥意思，接话倒挺快：“还没黄渤的时候，我也是长这样的，没找到对象的老师也不只我一个，还有四个，都是男性，所以在这里我是不指望了！我觉得你长得像徐铮！”

校长刀枪不入面色，话锋又一转：“上哪找你说的‘这不可能的感觉’啊！”

我斩钉截铁地回答：“辞职了就能找到。”

“这就是你辞职的理由！？”

校长古怪地看了我一眼，朝我挥了一下手，脑袋左右微摆，然后一晃悠，又咳嗽一声，启动两片薄唇，大有开讲长篇报告的姿态。

“张老师，你还年轻，千万别因为一时冲动耽误了美好的前程，个人问题是要解决，可你知道现在多少博士想进大学的讲堂都很难！一时生活的不如意，也不能对工作失去激情，对象可以慢慢找，工作还得好好做，切不可盲目！这份辞职报告你拿回去，再慎重考虑一下吧！”

校长每说一句话，我就“嗯”一声，还拼命点头，一直听到最后一句，我又开始拼命摇头。

“不不不，谢谢校长关心，我考虑成熟了，我准备去当律师！”

吐口，终于被逼出来了，我当老师可以做雷锋，却做不了王进喜。这个想法让我好惭愧。

## 2

从校长办公室出来，既踏不平脚下路，却又蓦然回首，仔细环顾，校长呼呼的笑声还随风吹在我耳畔，看来小张老师是想脱离组织投入别人的怀抱了……

这个世界总有些人闪闪发光，因为突出的条件轻而易举地在接踵而来的人生赛场上稳稳取胜；这个世界也总有些人平平淡淡、波澜不惊地安稳生活；这个世界总还有极少数像我这样的人，忽明忽暗，虽然电力不足，依然愿做一盏断断续续闪光的明灯，即使平庸，仍然在寻求突破自我的缝隙。

在一个地方待久了的人都会变。我没变，因为我走了。

我得意地哼着自己的小歌：“真想和人讲，好想谈对象，太想换一行，多想有人帮，又想比人强，然而只是想……”

唱归唱着，还得寻思怎么把阿Q车挪出来，谁让别人停不进去的地方我偏停进去了呢！又突然想到得回个电话，掏出手机，手机不小心砸地上了，心疼地去捡，一低头再一抬头，脸上觉得好久没有吹来这样一阵香香柔柔的风，一个美丽的身影扎眼地竖在我的面前。

“请问你们这有一个叫张在春的老师吗？”

被轻柔地问了一声，没有人知道我此刻的心情就像孤坐在喜荟城的星巴克独饮时，总是看见有个七十九点五分的美女便浮想联翩，看着她的长相，我觉得我俩有种说不出的缘分！

“你找他？”

“是的。”

“你认识他吗？”

“见了才知道！”

我感觉风儿吹得更猛了，心里那层布满湿霉的帷幕被扯碎了，露出那个鲜红的东西蹦蹦直跳。

“他已经离开这里了，他已经不是老师了！别找他，找他也没用了。”

好吧，我承认我才从校长室出来不到五分钟，心就长草了，早知道当老师还有这遭遇我就不辞职了！心里纵然是有如排山倒海般的抱负，却也抵挡不住这杂乱无章的诱惑。

“你能告诉我去哪里能找到他吗？”眼前女子一副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架势，如果我告诉她我就是她要找的人，会发生什么呢？

我故弄玄虚地左看看，右看看，前看看，后看看。

“你看我像你要找的老师吗？”我试探地告诉她我是谁。

“你是？”女子将信将疑地看着我。

“怎么！看我这打扮不像吗？”我故意这么问。

她笑笑，若有所思地问：“你真的认不出我了？”

“你不也认不出我了嘛？”我狡黠地冲她也笑了笑，压根就没认出她来，费劲地在记忆的碎片里搜索着她，还是想不起来。

她忽然抬高了音量：“我告诉你吧！是朱小明让我来找你的，他说我的问题只有找像你这样的学院派才能得以解决！”

“这么说，你认识朱小明！”我感叹道。

“我们不止认识，他还是我邻居，他说他认识你，我感——觉，我要见了你才知道我认不认识你，巧的是他还让我来找你。”

什么！什么？说得不清不白的关系，原来是邻居，我一下想起来了，原来她就是朱小明经常和我说的“圣代夫妇”中的那个女的，可她她说她要见了我才知道认不认识我是怎么回事？

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地问她：“你感——觉你认识我吗？”

她斩钉截铁地回答我：“认识！你不说我还犹豫，你一说我就认出你了，虽然你穿得不男不女的，眼镜戴得不伦不类的，但是，你瞧你的蚂蚱眼、蛤蟆嘴，还和小时是一样一样的。你忘记啦！我是你小学二年级的同桌啊！”

生活展现出了它历史性的一面，真奇事，我居然会遇见小学女同桌。

影像模糊，很久以前，也许我们只因为在学生会分担某个工作，常常要待在一起，于是就觉得喜欢上了对方……也许是因为另外的一些事情，就觉得好像坠入情网……明知道短暂的朝夕相处不可能熟悉地了解对方，但就是觉得她好……一个人的心里总有那么一个儿时的影子，像浮萍一样在心河里荡漾，捉又捉不住，那是我们随时可能喜欢上的人，而每个男人心中总有一个忘不掉的小萝莉。

然而眼前的她，虽说能判七十九点五分，可她像用烟熏过一样的眼眶，红色素染过一样的嘴唇，还有如漂白剂肆虐过的脸，真的无法让我寻踪觅迹，她就是童年时代的那个她。

我们都是在上世纪末成长起来的，还残留着上世纪末遗落的审美，我依旧不能忘记她那双曾经水汪汪纯净的大眼睛，以及塞给我零食对我好的那份情怀。

“你怎么变成这副模样啦！”我禁不住把心里想说的话剥落了出来。

“我老公要跟我离婚了！”她听我这话似乎感到委屈，“呼哧”一声，紧接着稀里哗啦地哭起来。

当你想记起一个你曾经喜欢过的人的时候，你一定不曾想过会是以这

种情形为背景的。

她两手掩面哭啼，仿佛在悲哀自己的一生应该作何打算，也将我推向尴尬的绝境，路人的目光齐刷刷地瞄准我，投来鄙夷的表情。

我必须大方地承认，从小到大对女孩那种特殊感觉的变化是巨大的，看到她现在的样子，我一点也想不起曾经的感觉。

我赶紧劝慰她：“别哭，别哭！有事慢慢讲。”

她突然有了一股勇气，觉得自己找对了地方发泄，“哇”的一声哭得更响了。

“美女，你要是哭晕了我怎么办啊？”

我嬉皮笑脸，本想低声下气地讨好她，没想到引起她那股无名的怨气：“想怎么办就怎么办，从来没见过这样的臭男人！”

“这个女的是谁？”已经有过路的半熟脸对我指指点点了。

“不不不，别误会，她不是说我的！”

此时，我想起那通电话不得不打了，我想起朱小明大清早装什么神秘，原来如此！

和一个我曾经熟悉、现在陌生的女子在街头漫游十分钟后，如果你看见我在路边拦下一辆警车，你不要奇怪，那准是朱小明，一个我经常试图戏弄却经常受其戏弄的贱人，谁让我们是受第二学历教育的同班同学呢！他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和别的“土著”同学不同的是，他对我这个二线城市来混饭的人从来不嫌弃。

朱小明的车还没停好，我毫不含糊地大声冲他说：“我要报警，有个女人找我麻烦！”

朱小明从车窗里面伸出他那张猴脸，做滑稽状压着嗓子低声说：“不找你麻烦，那就找我的麻烦啦！”

朱小明，曾号称 X 大 N6 教主，N6 是他们学校超级牛气的一个寝室，各个身怀绝技，据说现在其中五人早就大发了，唯这厮有激情、有想法、有做派、有性格，不冲动、不胡闹、不折腾、不乱来，以不变应万变，早熟，且持久地自我提炼，一如既往地真善美，不过他的三次婚姻一直是个谜！

那女的小步走在我后面，什么也不说一直哭，看见朱小明点点头、霎霎眼泪说：“我昨晚报过警了。”

哦，看来还真是有麻烦，我瞪大了双眼看着他俩：“我现在刚刚不教法律了，我不归学术派管了。”

朱小明下车朝我挤挤眼，把我往后拉了几步，小声说：“就你能管，你不是老师也没事，你可以当她的律师。”

我把声音也降低几个分贝：“可我还不是律师呢，还没找到地方接收我呢！”

朱小明瞪大了眼吼我：“那你也敢辞职！”然后突然又沉下声来，“小两口闹别扭，女的脑筋转不过弯来，打打闹闹还拨了110，你给想想办法劝劝，不严重就开导一下，严重就指导一下。”

好好好！看在我是你们都是同学的份上，我一口答应下来。小学女同桌、朱小明和我，我们三个人花了两个小时对一场婚姻做外科手术，结论是：我来做律师！去调查一下她老公！

我的身份在这一刻被彻底改变了，我不再是一个法律系讲师，而是一名待岗律师，更是神探亨特张！

N久之前，朱小明拿“圣代夫妇”对我不婚进行教育，举着火炬的爱情长跑选手，其实举着的是火炬形冰淇淋。“圣代夫妇”对爱情的总结是：自以为要追求的是超凡脱俗、轰轰烈烈、与众不同的爱情，最后发现自己和大多数人一样，渴望的不过是一份平平淡淡……

想想晚上还要相亲——想到这，我不寒而栗，走一步看一步吧，反正老婆是个未知数。

眼前没头没脑的去哪“过河”当律师呢？小学女同学当即给出了意外的答案，她说让我这么做……

震惊之余，看着她盈盈双眼，我违心地拍着胸脯保证，需要我的时候随叫随到！在女人面前，我总有一堆豪言壮语！

此话一出，在三人的惊愕中，谈话结束。

话说完了，我就开始后悔，从小到大是个女人就言听计从的毛病我一直犯着，这种史无前例的遭遇让我在分手时差点说出反悔的话。

好在最后一刻仍然有朱小明拉紧我的手，低声说：“好个南方小爷们，这下我等着瞧你的好戏了！”

“你有预感？会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吗？”我在小学女同学身后小声